

阿爹的“赶马鸡”

□ 杨登云

因为阿爹的“赶马鸡”，我从小就有个“不成器”的理想，在马帮里当一个驮货牵马的“马脚子”。

“赶马鸡”，顾名思义，就是赶马人煮的鸡。我阿爹虽然没有当过“马锅头”，可他有一手煮“赶马鸡”的绝活。

我家地处澜沧江边的两州四县结合部，虽属深山区，却是当年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有马帮经过，小伙伴们都会尾随嬉闹一程，只觉伴随着有节奏的马铃声，难见头尾的马帮步履铿锵，井然有序，好不威风。特别是马帮里的头骡昂首挺胸，毛亮膘肥，额配黄红色火焰图标，图标正中缀圆镜，头顶硕大的红布绣球，耳后佩一对牦牛尾红缨，黄红边三角旗饰鞍，派头十足，往往成为重点追逐的对象。若遇“散帮”留宿村里，便是我们莫大的幸事了，那样不仅可以近距离领略头骡的风采，而且可以吃到梦寐以求的“赶马鸡”。

长期与马帮打交道，阿爹结识了不少“马锅头”。也就不时有小群马帮借宿我家。每当有马帮驻足，阿爹就要提供些小菜，捉一只鸡给他们。马帮伙计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煮出一锅香喷喷的“赶马鸡”，也总不会忘记招呼娃娃们吃饭。阿爹也告诉我们不必拘礼，他

说，赶马人最顾伴，不喜欢吃独食。此时，弟兄姊妹几个就会怯生生各自拿一坨鸡肉躲开了吃，虽然意犹未尽，但我们都知道吃多了会坏掉规矩。阿爹却总是和他们边聊边饮，一直到灶烟子染天的深夜。第二天醒来，马帮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是灶台上会留下一些茶叶、盐巴。每当此时，总感到怅然若失，暗自思忖：我要是“马脚子”就好了，可以跟着马帮走到更远的地方，可以经常吃上“赶马鸡”。毕竟，马帮常见，可马帮留宿很难得，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得遇一次。

阿爹待人坦诚，豁达开朗。与马帮接触多了，自然懂得了许多属于马帮的东西。他经常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些马帮的规矩：铜锣锅是赶马人信奉的祖师，不得随意乱动；马帮崇拜山神，草果又是山神的化身；马帮崇敬路神，草鞋是连通人神的徽标，马帮迷路拴了草鞋绑在马蹄上就能走出迷途；马帮还信卦神，其化身是架置罗锅的铁条锅桩，遇了疑难诡厄，就用锅桩打火卦占卜。每当言及马帮，他总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有时还会故弄玄虚，有意增添些神秘色彩，让我们既好奇，又敬畏。唯独讲到煮“赶马鸡”时，他却只轻描淡写的一句：“煮赶马鸡就是第一少不得腊肉、生姜和草果。”可能他认为煮鸡不是娃娃的事吧。

其实，阿爹煮的“赶马鸡”味道与赶马人煮的别无二致，我认为他是从马帮里学得最到位的手艺。儿时的记忆里，逢年过节，他都要煮“赶马鸡”给家人吃。从捉鸡、杀鸡、烫鸡、洗鸡、剥鸡、炒鸡到煮鸡，一气呵成。鸡肉砍大块，腊肉草果下锅，混炒到鸡肉炸响，余汤入锅，香味弥漫，就着阿爹学来的几句赶马调子：“一天三餐罗锅饭，一夜三抱绿叶床，三个石头打个灶味，就地挖它个洗脸盆。”几个娃娃真是满心期喜，馋虫大闹。

吃鸡的时候，阿爹也会讲出许多规矩，说是小孩子不能吃鸡爪子，否则会手发抖捏不稳笔，读不成书；不能吃鸡肝鸡肚，否则会嘴唇变形，越长越丑；不能吃鸡头，否则记忆力不好，读书不如人；不能吃鸡屁股，否则成事不足，永落人后。大孩子要吃鸡翅膀，可以远走高飞，干成大事；小孩子要吃鸡大腿，才能聪明伶俐，快长快大。每次吃鸡，他都要首先把鸡肝、鸡肚、鸡头等盛一大碗给奶奶，然后把鸡翅膀、鸡小腿分给哥哥姐姐，我和妹妹最小，自然是一人一只大鸡腿。想来那时年幼不懂事，只知道既然鸡脖、鸡肋等没有“禁忌”，就可以随便吃。吃完自己的份，就会把锅里的肉一抢而光。老爹老妈往往落得一人啃一只鸡爪，喝口汤了事。就因

阿爹的规矩，我自小就落下了爱吃鸡大腿的坏毛病，至今难改。

记得最后一次吃阿爹煮的“赶马鸡”是五年前的事了。那一天，我下乡顺道去看望阿爹。到家时天已黑净，见到么儿回来，他特别高兴，尽管知道我第二天一早要走，可他似乎有讲不完的话。那晚他讲了许多年轻时的经历，讲了许多做人的规矩，还讲了许多儿时未曾听过的马帮故事。第二天天还不亮，睡意朦胧中，我被一阵沁人的香味诱醒，原来阿爹早早煮好了一锅“赶马鸡”。见我醒来，他便催促道：“早吃早赶路，千万莫误了工作！”来到饭桌前，他首先把两只鸡大腿拎到我碗里，说：“今天你妹妹不在，就数你小，两只鸡大腿就算你的了。”无论我怎么推辞，他却不依不饶。看着碗里的鸡腿，我突然感到鼻子一阵酸：都年逾不惑了，虽然没有循着儿时的梦想当上“马脚子”，在阿爹的眼里我仍然是那个跌跌撞撞追着马帮跑的娃娃！不过，在他的注视下，我还是一口气吃完了鸡腿，算是过足了瘾！

就在这一年深秋，阿爹得重病离开了我们。

这几年，我不时会凝视天空出神：天堂里有“赶马鸡”吗？要是真有来世该多好，阿爹不正是赶上吃鸡大腿的年纪么！



暮光

赵子忠摄

喜欢那份平平淡淡

□ 杨树兴

闲暇时光，因人而异。我却钟情于读读书散散步，或与妻儿谈谈笑，或舞笔弄墨爬格子，或听听音乐，从中获得无尽乐趣。

学生放学后，我常常爱顺手抓张靠背椅，往走廊上一放，跷起二郎腿兴冲冲地读上几页书，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松弛。或者邀好友二三人，一起踱出校园，面对着蔚蓝的天空，流动的白云，绿色的田畴，起伏的群山和潺潺流畅的小溪，大家随心所欲，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谈——谈政治，谈生活，谈理想，谈教学……可谓无所不谈。

晚饭后，如果没有晚自习，在备课改本之后，我总喜欢泡上一杯清清淡淡的绿茶，呷上几口，让五脏六腑都充盈着淡淡的馨

香，而后便一头扎进那间曾多少次令我魂牵梦萦的小屋，轻闭房门，于窗前的书桌上摊开稿纸，提笔伏案，在纵横交错、形如“井田”的稿纸上，尽情地挥洒涂鸦，宣泄情感。运笔所至，或追叙童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水乡生活；或面对心中的偶像，书中的颜如玉，絮絮地诉说思念的痛楚；或讴歌一曲读来让人荡气回肠，落泪沾裳的乡音；或抒写几句对人生理解的心曲……

写累了，就随手打开收录机，仰卧床上，静静地欣赏音乐，让那美妙悦耳的旋律，轻轻敲打我苦涩孤寂的心之窗户。然后，用音乐的纤细手牵走我的魂魄，伴我悠悠入眠，保持一天的绚丽心境。因为我深深地懂

得音乐的魔力。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曾经说过：“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面对如泣如诉，如歌如咏的心之声以及芦笙丝竹的低吟浅唱，我的心已不再孤独！

小屋外，甬道上，那些关锁不住的声音喧闹，树荫下的喁喁细语，操场上的阵阵喝彩，我全然无须顾及。尽可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欢快地徜徉，安静地休憩，做自己喜欢的事，看自己喜欢的书，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呵，平平淡淡才是真。我就喜爱这份溢满真情、平平淡淡的生活，愿它永远永远伴随着我走完生命的旅程！

古诗词角

芒种节前重游永国寺

□ 杨政业

南明帝臣避深山，
木鱼相伴两袈裟。
古寺犹存人已去，
常使来客倍心伤。

石宝山

□ 李如珍

纵横仙水流潺潺，
叠翠宝山郁葱葱。
峭岫怪石披锦绣，
紫纤奇松展雄风。

红岩谷女寺掠影

□ 马立康

山水空濛景自嘉，
风物宜人四时花。
碧潭皓月涵清影，
芳树青云伴彩霞。
幡拂诸天钟初静，
心持半偈日方斜。
寻梦真须学陶令，
晴耕雨读乐桑麻。

春 绿

□ 杨锋浩

昨夜春雨细无声，
落地唤醒万物苏；
微风轻拂万里过，
满绿岭山枝头牙。
麦色飘染田间绿，
怡情皆入游人心；
凝望此景犹如梦，
映入眼帘满春图。

苍洱歌

□ 杜复舜

洱海摇金镜，
苍山闪银屏；
鸟伴朝霞舞，
船随暮霭行；
千村瓦屋白，
万顷禾苗青；
四时花似锦，
景胜蓬莱春。

点苍石门关

□ 赵玉军

欲锁点苍泰岳奇，
誓关玉洱一湖春。
只恨风花恋雪月，
柔水化斧开石门；
乾坤始庇西南境，
峰头鸾鹤至此还，
花开佛国三千载，
白驹奔风天下扬。

赏马鞍山梨花

□ 郑宏鑫

雨湿轻尘白雪香，
梨林深处翠微藏。
游人踏至莺声唤，
独看烟村着素装。

洱海传 ⑤

□ 海 男

张胜温画卷在忽必烈征服洱海地区以后消失了。当整个羊苴咩城宫陷入战栗和喘息之中时，失去画卷是必然的。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在混乱中是什么人从王宫的密室中带走或者盗走了画卷。当然，有一点是无毋庸置疑的，让它消失的，必须是一双手，必须是一个人。

这个人必须了解画卷的永恒前景，了解画卷的神秘和艺术的绵延性；另外，这个人必须了解大理王宫的布局 and 密室；除此之外，这个人必须有智谋和勇气，在迷乱和刀剑中开始逃亡。许多年以后，张胜温画卷出现了。这已经是明朝初期的一天，江南地区天界寺的主持德存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日子发现了画卷的存在，他追随后而去用重金即刻买下了画卷，自此以后，四处漂浮不定的画卷便寻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藏于寺院中。尽管如此，无穷尽的战乱和变革依然遍及全世界。1448年，画卷注定要卷入并漂流到一场来势汹涌的洪灾中去，即

使是神秘的佛祖也无法护佑并改变它的命运。画卷随洪灾漂泊到了一条大河，后被巨浪推上岸。然后，它又回到了民间收藏者手中。

尽管如此，自从画卷离开洱海地区以后，画卷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由于战乱、洪灾、时间和颠倒一切的时空以及被这时空所带来的一切磨难，它不得不失去昔日的光泽。由此，画卷不得不分类成册，它在清王朝时又从民间重返宫殿。

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或许，只有宫殿深处被阴晦、时间和侍卫所守护的密室才可能藏下它神秘的容貌。在清王朝的王宫，乾隆皇帝看见了这来自彩云之南洱海边的巨幅画卷，并视它为珍宝。所以，在皇帝的目光注目下，画卷便划分为《蛮王礼佛图》，这一册充分展现出了段兴智时代大理国的一系列活动。另一册为《法界源流图》则概括了佛教的世界。

随同清王朝历史的演变中沉沦不

息的画卷中的《法界源流图》，后来跟随离宫以后的溥仪离开了宫殿，先是到了长春，随同溥仪的命运在挣扎，后来，它终于被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终于结束了逃亡之生涯。《蛮王礼佛图》，或许是被另一个逃亡者兼收藏家带到了台湾，后来被台湾故宫博物院所收藏。当我们今天重温两册画卷时，内心仍会荡漾不息。《张胜温画卷》中隐藏着令世人惊叹不已的艺术之美。《法界源流图》所展现出的天龙八部以及“释迦牟尼佛会图”，使我们看到了画家的艺术境遇。《蛮王礼佛图》揭示出了从遥远的南诏国开始，佛教在洱海地区的流传方式，而历代帝王们与妙香佛国融为一体的场景，在今天似乎仍历历在目。

4.神秘的法教寺终于跃在眼前
在洱海地区还流传着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它就是南诏大理国写经。当我们翻拂南诏安国圣治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护国司南抄》时，我们会看到历史上发现最早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住在大山深处一个叫平川的山区小镇，家门口常见箍桶匠、小炉匠路过，他们总是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吆喝着：“箍木桶了，补铜钢铁锅了、补锅补烂锅了……”声音悠长且有韵味。

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尤其是生活在偏僻山区小镇的人们，许多木器用品，不管是农耕工具，还是生活用具，在破旧、损坏之后，家家户户都是修修补补，一修再修，直用到最后实在无法再修再补，方才舍得换新的。而在这些木器、铁器生活用品的修补过程中，箍桶匠、小炉匠自然是少不了的。

箍桶匠、小炉匠一般出身于农家，农忙时以农为主，农闲时才挑着货担，跑村串寨从事此业，赚点辛苦钱，那时来老家从事此业的多为邻县祥云县一带的，偶尔也有更远一点的。

箍桶的工序较为复杂。首先要对桶料进行挥斧定模、做槽、整型，再沿墨斗弹线外锯平，刨滑桶料双面。然后，利用土制车钻在桶板上打眼，敲钉，熏制竹钉，也就是把桶板拼接在一起。接着，要破篾织竹箍或用铁丝织箍。竹篾、铁丝的大小要按照桶径的大小而定。第四道工序为打箍。打箍时，一般使用一支经过特制熏烤的老毛竹片为垫片，敲打工具最好使用斧头的背部，动作一定准、稳、轻快，让毛竹箍或铁箍一点点箍紧木桶，这样才能箍制出一个理想的木桶。第五道工序为修桶底、凿木屑。值得注意的是，修桶底时务必要运用一支细齿又锋利的木锯，这种木锯，土称为璇锯，也叫圆锯，唯有利用此种圆锯修底，又要再经九头刨及其他刨具反复刨平，款式各异的木桶才可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所谓的凿木屑也就是将事先收集的木屑木片，待一只桶具外箍和修底操作完毕后，将木屑倒入木桶内，利用那支熏烤老毛竹片，将木屑木片一点一点凿刺进桶内四周的缝隙之中，真实空隙，以起到整个桶具的牢固与防漏水的作用。

补铜锅铁锅工序也很考究，首先在地上挖个小坑，建好地炉灶，安放好风箱，在风箱出口与地炉灶接口处用稀泥糊好，以防漏风。风箱俗称风匣。风箱制作看似简单，其原理也不复杂，操作也较为简便，其功能就是鼓风助燃。一般由箱体、堵风板、推拉杆、风舌与出风嘴等部件套装组合而成。待地炉灶建好后，在灶堂内放上木炭，将火点燃。随着风箱拉杆缓慢推拉，炉火不一会就能熊熊燃烧起来，这时炉匠师傅将一只铁碗放入火中，根据修补的种类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废铁、废铜块放入碗中，不时加入一些木炭，并加大风力，待大约二、三十分钟后，废铁慢慢熔化成铁水时，炉匠师傅开始检查漏锅，确定需要补漏的地方并清理干净，这道工序非常重要，如若清理不干净直接关系到补漏的质量，因此得反复清理。待清理干净后一手取一个用多层旧棉布扎成的垫团垫住漏锅的底部，另一只手用一个小铁勺取适量完全熔化了的铁水快速倒入漏口处，随着一股清烟过后，大约一两分钟放开垫团，并趁漏口处的余温涂抹上一层桐油膏，即可放水检测，大多可做到一次成功。

小时候，只要家门口来了箍桶匠、小炉匠，好奇心强的我，总喜欢守在旁边看箍桶匠箍桶、小炉匠补锅，不时还和其他小伙伴争着为师傅拉风箱，觉得非常好玩。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以前用的许多木制桶具、铁锅、铁桶正逐渐从人们生活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铝锅、钢锅、电饭锅、塑料制品的兴起，箍桶匠、小炉匠这些行当无可避免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当年箍桶匠、小炉匠那一声声、一串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时至今日，仍不时回荡在我的耳边。



恋

夏传武 摄

南诏大理国写经。古风弥漫的洱海边为何隐现出如此神秘的写经事件？这个漫长的秘密使我们开始又回到了洱海的佛教历史中去。

当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在历史上产生了供养设殿、诵经念咒的神圣仪式以后，在洱海地区出现了以天竺僧人的布教的佛教密宗者们已经开始以“译经翻经、开建五密坛场”，这些佛教背景中与梵僧弟子的大姓阿叱力的“通释习儒”、“唐、梵之字靡不勤习”互为联系。于是，一种神赐的力量，形成了洱海地区从南诏大理国直至元明各代的阿叱力僧人们，以传抄佛教密宗典籍来弘扬宗教。

这些手抄经文出自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僧人们之手，在僧人们翻译、传抄、撰写的经书中，以三藏经疏、仪轨忏文，这些写在纸卷中的经文汇集而成——南诏大理国写经。宋绍兴丙辰元年(公元1136年)，大理国派遣使者杨贤、彦贵等人入宋朝，进贡的国礼中就有金银书写经品《金剛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这些来自洱海边的写经品不仅开创了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南诏大理国写经，而且还影响了中原的佛教文化。

此外，在大理国写经典籍中还有另一种语言存在，它就是源于洱海地

区的白蛮语，这种从本民族游移而出的地方语种与汉语同时进行着。在漫长的语词字改革中寻找到了白文的符号学，所以，在大理国写经中同时出现了用汉、梵、白三种语系的写经书，这一奇特的佛教典籍史话，使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成为最显著的传奇之一。

沿洱海的波浪，我们会寻找到大大理风仪北汤天村法藏寺的路线。风，再一次的激起我们的视野，神秘的法藏寺终于跃起在眼前。据法藏寺旁的董氏宗祠内《董氏本音略叙碑》记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北汤天村，曾经是著名的佛教密宗阿叱力大姓董氏的出生地。董氏自南诏以来，以相传40余代的神力，造就了历代的高僧曾为封为国师，是南诏大理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阿叱力世家。

我们也来了，北汤天汤法藏寺就在眼前：一束束落日前夕的光泽垂照于它的瓦砾，历千年而保存下来的经书收藏之地，显现出无限的沧影。这里曾经是被明成祖封为“国师”的故地。御书“金奎宝刹”与“国师府”匾额就悬挂于法藏寺。在阵阵秋风的呼啸声中，我看见寺院中的金色秋叶在旋转。

(未完待续)